本回为过渡之章，多用《四美图》中经典片段拼凑而成，敬告原作者及读友勿怪。

6 t6 }7 \' j' x1 {

八拜之交第九拜-闺阁密友（二）

/ ~' l! h1 ?5 r& b, Q4 K8 {2 B' \

       曹老爷喜得两位佳人，每日晚间荒淫无度，轮流宿于两位新夫人房中，鲛绡帐里狼奔豕突、颠鸾倒凤，好不快活。两位才子俊彦被迫易弁而钗，嫁为人妇，曲意承欢，对曹老爷温顺体贴尽如妻妾，似已认命雌伏。日日被男人压在身下，揉摸玩弄，只把后庭作个妇人之器，深浅缓急由他尽兴，受不得也只好满口亲夫郎君地娇喘求饶，得趣处，美目盈雾、粉面含春，只暗求多些斯磨怜爱，恨不得共他化在一处，常被曹老爷入得手脚冰凉，心摇魂荡，巫山重重，难觅归途，如热釜之蚁，哪顾得矜持，只有哼喘浪叫，直到受了精水才能平复。只是这二人似有默契，绝不肯同时为曹老爷侍寝，想来仍顾及脸面，不愿将风骚淫荡之姿暴露于知己面前。曹老爷对二人怜爱有加，提及未果，便不再言此。

       这一日，曹老爷宿于三夫人裴芷蕊房中，二夫人苏芷卉独守空闺，锦被香暖却孤枕难眠，后庭更是少了阳具的充实，泛起骚痒，股道愈痒恨不得塞个物事才好，快到辰时才有些恍忽，被梅香唤醒天已大亮，忙披了月季软绸绣花袄，系好粉绫小裤，叫梅香进来梳洗。盘髻梳头时，见得镜中一个娇美的少妇穿着粉艳的小衣仔细梳妆，看着菱花镜里自己柳叶弯眉、娇红欲滴的朱唇，想到以前那个不情愿样子，不由感叹习惯成然，男行女事的屈辱早已淡漠。曹老爷几与父亲同年，人过不惑却仍龙精虎猛，虽非良配却可为己遮风挡雨，更是宠爱怜惜，无微不至。只需梳裹装束，描眉擦粉讨得男人欢喜，便可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。更有难得知己，舍身取义，甘愿抛却名利，共入闺阁，吟诗抚琴，白首相伴，夫复何求。

       此时裴芷蕊房中，曹老爷肩头担着裴氏佳人双腿，正在狠插猛抽，裴芷蕊双脚朝天，被顶得花枝乱颤，股道酥痒不堪，骚热难消，一片哼喘，媚眼扫处曹老爷满脸享受，品着他巨物进出抽磨，渐渐被弄得欲起，索性亲夫郎君地直唤，只求爽利，哪记得自己。曹老爷不停抽送，紧插几下，猛地往裴芷蕊股道里深处一顶，炽热的精液股股而出。裴芷蕊苦忍间却觉那粗大硬实的肉棒往自己体内一送，竟自痉挛不止，好一阵推磨才渐渐软了出去，腹中阵阵滚烫，知道被注了精水，可浑身酸软早顾不得羞愧，大赦般伏在红锦大被中娇喘不止。曹老爷将阳具从裴芷蕊后庭花穴退了，抓过枕边的花缎肚兜擦了几把分身，下地洗漱。裴芷蕊起身取过绫帕含羞擦了后庭，披了件牡丹烟罗软纱花衫，套了桃红湖绉小裤，穿着睡鞋便下地替他更衣整装，曹老爷见裴芷蕊体贴乖巧，喜得搂住亲着俏脸，在屁股上抓一把，淫笑道：“小浪货！??我回来再好好喂你……呵呵……”裴芷蕊忍嗔含羞抬脚要踢，被曹老爷抓了睡鞋一捏，哈哈大笑而逃，留下裴芷蕊心中鹿撞、羞恨不提。

       曹老爷起身梳洗穿戴，出门而去。荷香众人伺候三夫人梳洗，收拾房中满地狼藉，尽是三夫人的内外衣物鞋袜。裴芷蕊天明时又被曹老爷弄了一遭，身上正软只得含羞随着众人梳裹打扮。裴芷蕊正要更衣梳妆。忽报二夫人苏芷卉来访，裴芷蕊头发都来不及梳理，穿着小衣亵裤，苏芷卉已带着几个侍女进了卧房，裴芷蕊忙硬着头皮参见。苏芷卉见裴芷蕊乌云披散满面娇懒，满身狎玩痕迹，暗自抿嘴直笑，上下打量：“看你这慵懒模样，昨夜必定春宵苦短没少受老爷宠爱吧，呵呵呵……这也是你的福分。”裴芷蕊披头散发草草穿着香艳的绣花小衣局促不安，又被苏芷卉调笑，耳根发烫，羞恐不堪：“姐姐莫再戏弄奴家……奴家不信姐姐不明个中滋味，老爷独宠姐姐三月有余，只怕早被调教的顺了，莫不是昨夜独守空闺，寂寞难耐，大清早的跑到妹妹房里说这些酸话。”姐妹嬉笑，苏芷卉也不着恼，坐在一旁看裴芷蕊左挑右选的搭配衣裙首饰，荷香、菱香几人为他梳妆打扮。

       不多时裴芷蕊梳洗已毕，两位佳人携手揽腕，身形款款，裙下莲步轻柔，体态娉婷婀娜，来到后花园的凉亭内。命人罗列小食茶点，摆下香炉瑶琴，屏退左右一干人等，亭中只留姐妹二人。苏芷卉净手焚香，玉指轻拨，一曲高山流水仙音盈堂，裴芷蕊听得如痴如醉。琴音初落，裴芷蕊击掌赞叹：“贤弟于琴一道，出神入化，胜愚兄多矣。”口中却是清朗男声，想是琴音入迷，遗忘二人已非意气风发的昂藏须眉，而是花颜月貌的妖娆裙钗。

       苏芷卉正色道：“妹妹入府不足一月，当是不知曹府两位少爷对你我颇深误解，二少爷虽曾为同窗但怨念厚重，妹妹当谨记不可再露出男子形止，以免他们拿来在老爷面前挑弄是非。“

       ”姐姐教训的是，奴家记得了。“裴芷蕊垂头柔声应到。

       ”你我姐妹虽是男身，但既然受老爷宠爱，当安守妇道，姿容举止要美貌端庄，以后穿戴梳裹、女红礼仪、妇人功课都不得放松，这女人家梳妆打扮、房中秘籍、媚功秘术却不可生疏！”

       “姐姐之语，金玉良言。妹妹初尝如此欢爱异趣，情动处含羞软在老爷怀里，心内竟生出少有的轻松安宁，还有些许怀春般的蜜意，不知姐姐当初可是如此？”

       “虽是如此，却不及妹妹早得个中情趣。奴家初进曹府颇多怨恨，阳刚之躯被逼失身雌伏，老爷花样百出，日夜玩弄，无奈唯有逆来顺受，索性任他施为，几近两月才得女趣，便再难顾得脸面……”

       “奴家入府之前，曾与艳香楼花魁交好，她言及勾栏瓦舍之中流传一种发乳之药，粉头多用以求峰峦。南风院中小倌也有涉猎，颇有挺拔之姿，不输粉头。我欲遣人前去求来，姐姐可愿携手共进？”

       “妹妹真个心意已决？想你入此山只足半月，尚有回头之机，若此药一用，便真失了本来面目，只怕一世要被男人骑跨，再无翻身之日。”[更多、更全小说@漫画视频账号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%646~208907以及备^用QQ277526&9676]

       “只足半月已食髓知味，这身子如此风骚敏感，想来也是天生淫贱之命。更何况有姐姐你共效于飞，琴瑟和鸣，再无所愿，有何不可！？”

       “妹妹既已无畏无惧，奴家自当舍命相陪，不然怎符闺阁蜜友之名。”二人忆起之前吟诗作赋，对酒高歌，而今化身两个千娇百媚的深闺艳妇闲话家常，不免唏嘘，更添亲近之意。

       二人私遣梅香、荷香赴艳香楼，以裴逸凡的名义寻到花魁，买来发乳之药。梅香、荷香等八个贴身丫鬟各凭意愿，有几人也随主子按时服用。仅只月余，苏芷卉、裴芷蕊二人已玉峰初成。

       曹老爷更添惊喜，欣然把玩两位男佳人胸前之丁香乳，爱不释手。每每惹得二人面泛娇羞，媚眼春波，只得服帖承了曹老爷的精水，才肯放手。却哪知二‘女’索取无度，曹老爷不愿示弱，常背地偷服虎狼之药强撑场面。终日如此，身体逐渐被掏空。这一日又在三夫人的娇躯上勤耕不辍，高潮之际忽遇马上风，撒手归西，生生累死在裴芷蕊的肚皮之上，做了那牡丹花下死的风流典范。

       丧事操办过后，曹老爷入土为安，曹府已是改天换地。虽然苏、裴二人顶着夫人的名头，但因入府时间尚短，却终究还是外人，除了几个贴身侍女再无心腹，平日里又与两位少爷不睦，二人心里十分惶恐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二人早已惯了女装，也惯了为人妾妇的境况，在曹老爷面前，二人还能做个妇人，现在没了依靠，二人又将做男做女呢？想起昔日形状，如今的自己还能回去再做个赳赳男儿吗？茫然无措的二人躲进苏芷卉的别院惶惶度日，得过且过的等待命运的降临。